

热爱生命

[美] 杰克·伦敦 著

雨宁 译

梅子涵
主编

语文新课标必读书目
国家教育部推荐

儿童文学作家、教授
梅子涵 作序推荐

杰克·伦敦激励数代人的荒野求生故事
顽强的生命力，绝处逢生的信念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梅子涵
主编

热爱生命

[美] 杰克·伦敦 著 丁宁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热爱生命：新课标/(美)杰克·伦敦著；雨宁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ISBN 978-7-5675-6790-0

I. ①热… II. ①杰…②雨…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美国—近代 IV. ①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93285 号

热爱生命

著 者 [美]杰克·伦敦
译 者 雨 宁
总 策 划 上海采芹人文化
选题统筹 王慧敏 黄 琰
项目编辑 许 静 陈 斌
审读编辑 王国红
特约编辑 张万芹 曹 越
装帧设计 卢晓红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苏州工业园区美柯乐制版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32 开
印 张 18.25
字 数 201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2 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6790-0/I·1735
定 价 28.00 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作者简介

杰克·伦敦

Jack London (1876—1916)

20 世纪初最具影响力的小说家之一，是继马克·吐温之后美国又一位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其作品大多带有浓厚的个人主义色彩，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传。他一生著述颇丰，其中以《野性的呼唤》、《白牙》、《热爱生命》、《海狼》等最为著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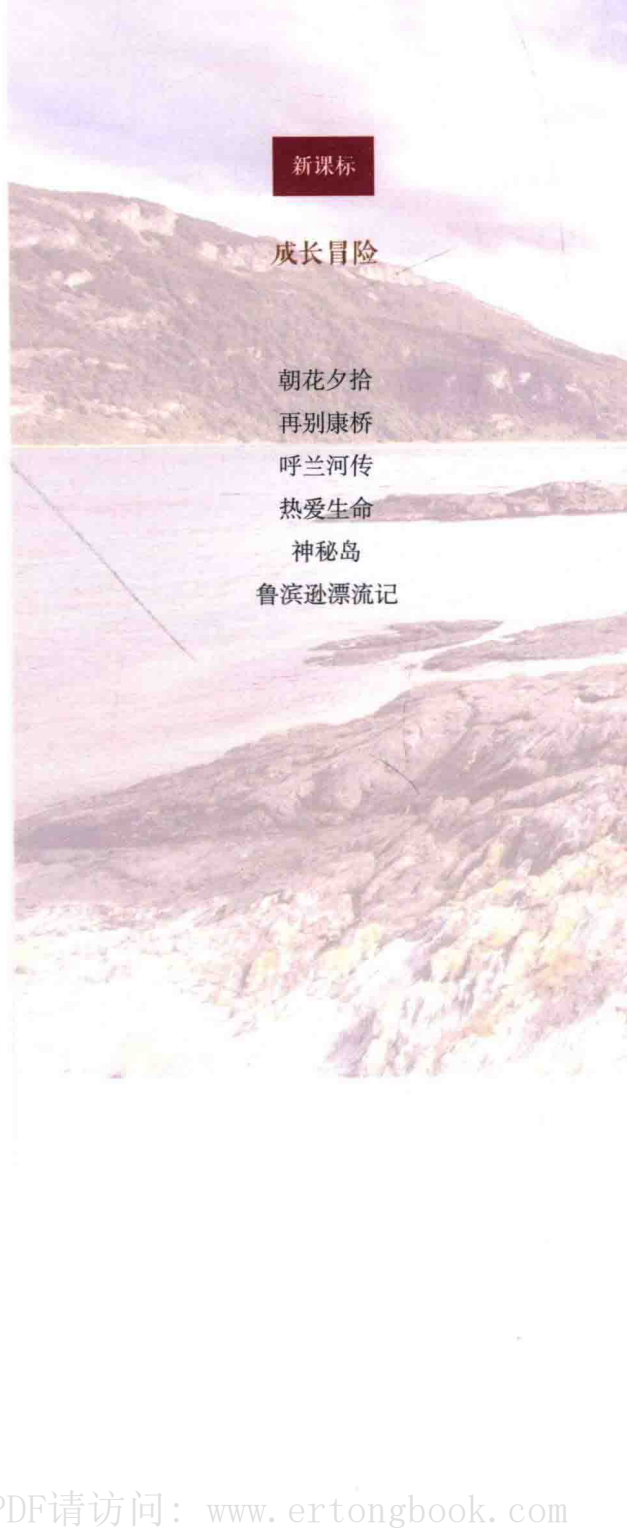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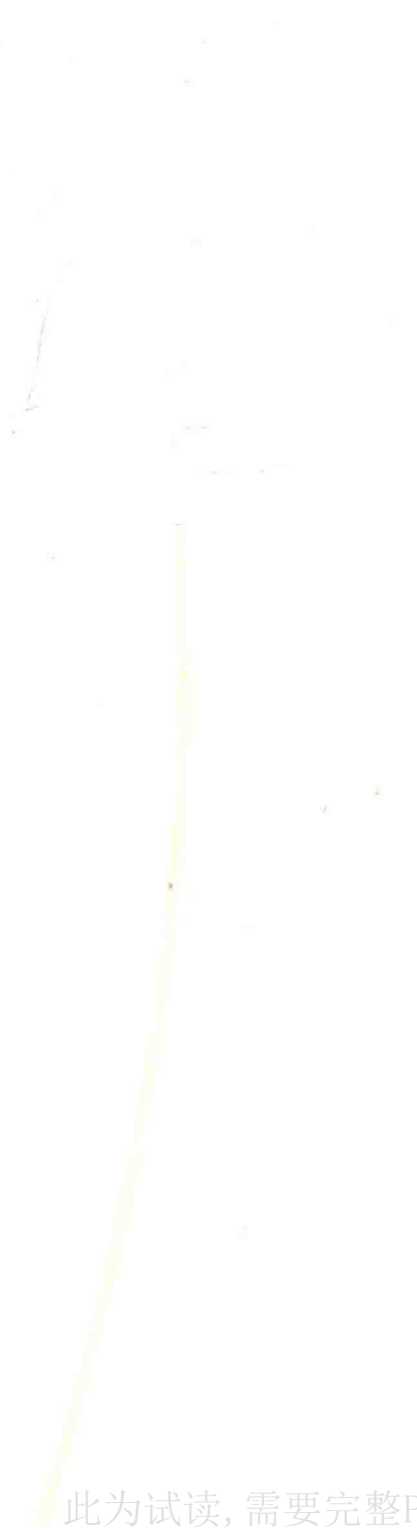
译者简介

雨宁 (1919—1988)

原名李震，生于江苏丰县，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曾在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和河北师范大学等校外语系任教，曾任河北省翻译协会副会长，主要译作有《欧文短篇小说选》、《杰克·伦敦短篇小说选》等。

内容简介

本书是包括《热爱生命》在内的杰克·伦敦中短篇小说集，这些作品全方位展现了作者强烈的个人风格，赞美了人类在与自然的残酷斗争中的勇敢坚毅，以及内心的爱与力量，书中着重指出爱的重要与神圣，而非一味揭示“物竞天择、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之自然法则。



新课标

成长冒险

朝花夕拾

再别康桥

呼兰河传

热爱生命

神秘岛

鲁滨逊漂流记

总序

请驯养我

梅玫

(儿童文学作家、上海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

对孩子们说，有哪一些书应该在现在这个年纪里阅读，这是一个很怀有敬意的引导。它是对生命本身的敬意，对成长和未来漫长日子的敬意，对这个世界和整个宇宙的敬意，也是对这些最值得阅读的经典书籍的敬意。是的，敬意：所有生命都值得享受它们，它们能给一个人的生命路途和整个世界、宇宙的秩序带来无限爱护、诗意、智慧、力量、安宁。不对一个孩子说应该阅读这些书，实际上已经是对他的无比的不在意，甚至是鄙视，是真正的对生命的死活不管！

我和我们这一代人的童年就没有这样被敬重过，没有人给过我们最值得我们去亲近的书单，给的恰好是不值得的、不适合的，甚至可能会让生命动乱、世界疯狂的书。果然，

后来，我们这一代人集体地动乱了，疯狂地参加对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革命，革得国家很多年不能正常呼吸，更别说呼吸优雅。我们对那时很有意见，总要批评，虽然我们很懂得历史的缺陷、时间的缺陷、能力的缺陷，我们愿意理解我们的生命就那样地被过渡、被实验、被损伤，结出很多难看的痂，但是我们完全不愿意我们的下一代被重复，被继续文盲、继续损害。是的，童年，包括青少年，没有必要的经典阅读的记忆，那么哪怕他们个个有名校学历，他们的生命韵味和情怀、气度仍旧可能是文盲般可怜的，甚至是可笑的。

我每次在巴黎的时候，总会租一套房子，有时会去一个社区小小的宁静的图书馆，自己看看书，也看别人在读书。我记住了很多令人感动的情形和场面，其中就有一个这样的墙面布置：《小王子》里的那只漂亮的狐狸，站立在一堆漂亮的书里，旁边写了几个字——请驯养我。

这是来自《小王子》的情节。而在这里，布置者让我读到的是，狐狸请求书籍驯养它。这多么符合一个拥有优秀书籍的图书馆的意义，多么符合经典书籍和人类的关系。

是的，年纪小些的孩子们，已经在长大的青少年们，我们都心甘情愿地接受适合我们阅读的文学经典、文化经典的

驯养，加上热烈的学校生活、大自然的生活、社会生活，我们就能成长得多么蓬勃、多么正经、多么有希望，我们就有可能渐渐地让我们国家的呼吸优雅起来——真正的“经典书目”是可以改变国家呼吸的。我们希望国家优雅地强大，希望世界很有爱，很温暖，入睡时放心，醒来也放心。

2013年7月21日写于巴黎 DANTON 大街 58 号

目 录

CONTENTS

寂静的雪野 1001

为赶路的人干杯 1014

北方的奥德赛 1027

有伤疤的人 1069

女人的刚毅 1084

老头子同盟 1101

热爱生命 1121

意外 1145

黄金谷 1171

马普希的房子 1195

有麻风病的顾劳 1223

强者的力量 1243

一块牛排 1262

寂静的雪野

“卡门支持不了两天啦。”梅森吐出一块冰，愁闷地打量着这个可怜的畜生，然后把它那只脚放到他嘴里，咬掉在它脚趾中间结得很牢的冰块。

干完了这件事，他把它推到一边，说道：“我从来没见过一条狗，取了这样一个怪里怪气的名字还会中用的。它们总是一天天衰弱下去，给沉重的负担压死。你看那些名字取得比较得体的狗吧，譬如说卡西亚、西瓦什，或者哈斯基吧，它们出过毛病没有？没有，老兄！你瞧苏克姆，它……”

唛的一下！那只精瘦的畜生猛地跳起来，它的雪白牙齿差一点没咬中梅森的咽喉。



“你想咬我吗？”他用狗鞭的柄，对着它耳朵后面，狠狠打了一下。那条狗立刻倒在雪地里，轻轻地哆嗦着，从它的牙齿上滴下黄色的口涎。

“我是说，你瞧瞧苏克姆——它多么精神。我敢打赌，不出这个星期，它一定会吃掉卡门的。”

“我敢跟你另外打一个相反的赌，”马尔穆特·基德把放在火上化冻的面包翻了个面，说道，“不等我们走到头，我们也一定会把苏克姆吃掉的。你的意见怎么样，露丝？”

这个印第安女人往咖啡里放下一块冰，让沫子沉下去，她瞧了瞧马尔穆特·基德，瞧了瞧她丈夫，又瞧瞧那几条狗，可是没有回答。这种事一看就明白了，用不着回答。眼前还有两百英里没开辟过的路，粮食勉强够吃六天，狗吃的东西一点也没有了，当然没有别的办法。两个男人同一个女人围着火，开始吃起少得可怜的午饭。那几条狗仍旧套着皮带卧着，因为这是午间休息，它们瞧着人一口一口地吃，非常嫉妒。

“从明天起，不吃中午饭了，”马尔穆特·基德说，“我们得好好留神这些狗——它们变得凶起来了。它们一有机会，就会一下子把人扑倒的。”

“从前，我也当过美以美教会的主席，还在主日学校^①教过书呢。”梅森文不对题地说完这句话之后，就只顾望着他那双热气腾腾的鹿皮靴出神，直到听见了露丝给他斟咖啡的声音才惊醒过来。“谢谢上帝，

^① 主日学校是基督教为儿童开的一种学校，通常旨在星期日上午，对儿童宣传宗教教义。



我们总算还有不少茶！先前在田纳西州，我亲眼看见茶树长大的。现在，只要有人给我一块热乎乎的玉米面包，我还有什么舍不得的呢！露丝，别担心，你不会挨饿很久了，也不用再穿鹿皮靴了。”

那个女人听到他这样说，愁容就消散了，她眼睛里流露出对她的白种丈夫的一片深情——他是她见到的第一个白种男人，也是她认识的男人里第一个对待女人比对待畜生或者驮兽要好一点的男人。

“是的，露丝，”她的丈夫接着说，他说的是只有他们自己才懂的一种混杂切口，“等到我们把事情料理完了，就动身到‘外面’去。我们要坐着白人的小船，到盐海里去。是的，那片海坏透了、凶透了——浪头像一座座大山似的，总是跳上跳下。而且，海又那么大、那么远，真远啊——你在海上，得过十夜、二十夜，甚至四十夜”——他用手指数头比划着，计算着日子——“一路都是海，那么坏的海。然后，你到了一个大村子，那儿有很多很多的人，多得跟明年夏天的蚊子一样。那儿的房子呀，嘿，高极啦——有十棵、二十棵松树那么高。嘿，真棒！”

说到这里，他说不下去了，像求救似的望了马尔穆特·基德一眼，然后费力地比着手势，把那二十棵松树，一棵接一棵地叠上去。马尔穆特·基德含着快活的讥诮神情微微一笑，可是露丝却惊奇得、快活得睁大了眼睛。她虽然半信半疑，觉得他多半在说笑话，可是他那份殷勤的确也使得她这个可怜的女人感到高兴。

“然后，你走进一只——一只箱子里，噢！你就上去啦。”他做了个譬喻，把他的空杯子向上一抛，然后熟练地把它接住，喊道，“噼！你又下来了。嘿，伟大的法师！你到育空堡，我到北极城——相距有二十五夜的路程——全用长绳子连着——我拿着绳子的一头——我说，



‘喂，露丝！你好吗？’——你说，‘你是我的好丈夫吗？’——我说，‘是呀，’——你又说，‘烘不出好面包了，没有苏打粉了。’——于是我说，‘到贮藏室找找看，在面粉下面，再会。’你找了一下，找到了很多苏打粉。你一直在育空堡，我还在北极城。嘿，法师可真了不起呀！”

露丝听着这个神话，笑得那么天真，引得那两个男人都哈哈大笑起来。可是，狗打起架来了，这些关于“外面”的神话也给打断了，等到乱吼乱咬的狗给拉开以后，她已经把雪橇捆扎停当，一切就绪，准备上路了。

“走！秃子！嘿！走啊！”梅森灵巧地挥动着狗鞭，等到套在笼头里的狗低声嚎叫起来，他把雪橇舵杆向后一顶，就使雪橇破冰起动了。接着，露丝赶着第二队狗也出发了，留下帮着她们开动的马尔穆特·基德押着最后的一队。基德虽然身体结实，有一股蛮劲，能够一拳打倒一头牛，可是却不忍心打这些可怜的狗，他总是顾惜它们，这对于一个赶狗的人来说，的确是少有的——不，他甚至一看到它们受的苦，就几乎要哭出来。

“来，赶路吧，你们这些可怜脚很疼的畜生！”他试了几次，雪橇却开动不起来，不由唠叨了两句。不过他的耐心到底没有白费，尽管这群狗都疼得呜呜地叫，它们仍旧急忙赶上了它们的伙伴。

他们一句话也不谈，艰苦的路程不容许他们浪费精力。世上最累的工作，莫过于在北极一带开路了。如果谁能用不说话作为代价，在这样的路上风吹雨打地度过一天，或者在前人开过的路上走下去的话，他就算很幸运了。

的确，在让人心碎的劳动中，开路是最艰苦的了。你走一步，那



种大网球拍似的雪鞋就会陷下去，直到雪平了你的膝盖。然后你还要把腿提上来，得笔直地提，只要歪了几分，你就会倒霉。你必须把雪鞋提得离开雪面，再向前踏下去，然后把你的另一条腿笔直地提起半码多高。头一次干这种事的人，即使幸而没有把两只雪鞋绊在一块儿，摔倒在莫测深浅的积雪里，也会在走完一百码之后，累得精疲力竭；如果谁能一整天不给狗绊着，他一定会在爬进被窝的时候，感到一种谁也不能了解的心安理得而又自豪的心情；至于在这种漫长的雪路上一连走了二十天的人，就是神仙见了，也要对他表示钦佩。

下午慢慢地过去。寂静的雪野上，有一种森严可怕的气氛，迫使默默的旅客都战战兢兢只顾干活。大自然有很多办法使人类相信人生有限——例如川流不息的浪潮，猛烈的风暴，地震引起的震动，隆隆不息的雷鸣——不过，最可怕、最让人失魂落魄的，还是这冷漠无情的寂静雪野。什么动静也没有。天气晴朗，天色却像黄铜一样；只要微微有一点声息，就像亵渎了神明，人变得非常胆怯，连听到自己的声音也会害怕。只有他这一丝生命在到处都是死沉沉的、鬼蜮般的荒原上跋涉。一想到自己的大胆，他立刻会害怕得发抖，他会觉得自己的生命只像一条蛆虫的生命一样。奇怪的念头不期而至，万物都想说出自己的秘密。他会产生对死亡、对上帝、对宇宙的恐惧，同时又会对复活、对生命产生希望，对不朽产生思慕，这一切就像一个囚徒的无益挣扎————到这时候，人也就只好听天由命了。

这一天就这样慢慢地过去。后来，那条河转了个大弯，梅森带着他那一队狗，打算抄近路，穿过一个很窄的地方。可是那群狗在高高的河岸上畏缩不前了。尽管露丝同马尔穆特·基德一次又一次地使劲



往上推雪橇，它们还是滑了下来。最后，人同狗一齐用力。这群饿得非常衰弱的可怜的狗，使尽了最后一点力气。上去——再上去，雪橇终于稳稳地拖到了岸顶。可是，领队的狗拖着它后面的群狗，忽然向右一冲，撞在梅森的雪鞋上。结果很糟。梅森给撞倒了，拖索中的一条狗也给撞倒了；接着，雪橇摇摇晃晃地向后滑去，又把一切都拖到岸底下去了。

嗖！嗖！鞭子狠狠地朝狗当中打下去，特别是那条给撞倒了

的狗。“别打啦，梅森，”马尔穆特·基德央告着，“这个可怜的畜生只剩一口气了。等一等，让我们把我那队狗套上去吧。”

梅森不慌不忙地先收回鞭子，等到基德的话一说完，他马上扬起长鞭一甩，缠住那个触怒了他的畜生的全身。于是卡门——因为它就是卡门——立刻畏缩在雪里，悲惨地叫了一声，身子一歪，倒了下去。

这一刹那，光景非常凄惨，这是旅途中一幕小小的悲剧——一条狗快要死了，两个伙伴都在发怒。露丝提心吊胆地来回瞧着这两个男人。马尔穆特·基德的眼睛里虽然充满了责难，可是他克制住自己，弯下腰，割断了这条狗身上的皮带。大家一句话也没说。他们把两队狗并成一队，克服了困难，于是，一辆辆雪橇又前进了，那条快死的狗也勉强跟在后面。只要一个畜生还走得动，它就不会给枪毙的，这是给予它的最后一次机会——如果它能爬到宿营的地方，也许那儿就会有一只打死了的驼鹿。

这时，梅森对自己刚才发脾气的举动，已经有点懊悔了，不过他的性情太倔强了，不肯承认错误，只是一个劲儿在队伍前面辛苦赶路，



一点也没有想到大难已经临头。在荫蔽的坡底下，有一片密林，他们的路正从这里穿过。离开这条路大约五十多英尺的地方，有一棵高大的松树，已经在那儿屹立了好几百年，而且几百年前，命里注定要落到这样一个下场——也许，这个下场同时也是梅森早就命中注定的。

他弯下腰系鹿皮靴上松开了的带子。一辆辆雪橇都停了下来，狗全卧在雪里，一声不响。周围安静得出奇；没有一丝风吹动这片结满白霜的树林；林外的严寒和沉寂，冻结了大自然的心脏，敲击着它的颤抖着的嘴唇。只听见空中有一声微微的叹息——其实，他们并没有真正听到这个声音，这不过是一种感觉，好像在静止的空间里即将出现什么行动的预兆。接着，那株大树，在长久的岁月和积雪的重压之下，演出了生命悲剧中的最后一场戏。梅森听见了大树快倒下来的折裂声，正在打算跳开，不料他还没有完全站直，树干已经打中了他的肩膀。

突然的危险，迅速的死亡——马尔穆特·基德已经见得太多了！松树的针叶还在抖动，他就发出命令，投入行动中。那个印第安女人，既没有昏倒，也没有无益地高声啼哭，她跟她的白种姐妹完全不同。她一听到基德的命令，立刻把全身压在一根仓促做成的杠杆一端，来减轻树的压力，一面注意听她丈夫的呻吟，马尔穆特·基德于是用斧头砍树。钢刃一砍进冻僵的树身，立即发出了清脆的响声，同时，随着斧声，还听得见这位樵夫费劲地“呼！呼！”喘息。

最后，基德总算把这个不久以前还是个人的可怜东西，放在雪里了。但是比他的伙伴的痛苦更令人难受的是露丝脸上那种默默无言的悲伤，同她那交织着希望同绝望的问询眼光。他们几乎一句话也没说，生长在北极地带的人，早就懂得空话无益和实际行动之可贵。在零下



六十五度的气温里，一个人只要在雪里多躺几分钟，就活不了的。于是他们立刻割下雪橇上的皮带，用皮褥子把不幸的梅森裹好，放在树枝搭成的地铺上面，并且利用那株造成这场灾难的树枝，在他面前升起一蓬火来。然后，他们在他背后撑起一块帆布，当作一个简单的屏风，把篝火散发出来的热量反射到他身上——这样的窍门，凡是从大自然学过物理的人都会知道。

可是，只有遇到过生命危险的人，才知道什么时候会死。梅森给树压得很惨，即使马马虎虎地检查一下也看得出。他的右臂、右腿跟背脊都断了；他的腿从屁股以下全麻木了；内伤大概也很重。只有偶尔的一声呻吟，说明他还活着。

没有希望，也没有办法。无情的黑夜慢慢地过去——露丝所能做的，只是在无可奈何之中，尽量发挥她那个民族坚忍不拔的精神；马尔穆特·基德的青铜色脸上，已经添了几条新的皱纹。事实上，梅森受的苦反而最少，因为他已经回到田纳西州东部，在大烟山区重新度着他的童年。他满口呓语，最可怜的是，他总是用他忘了很久的南方音调，说起他在湖里游泳、捉树狸和偷西瓜的情形。这些话，露丝一点也不懂，可是基德明白，而且听了很感动——就像与文明社会里的一切隔绝了多年的人听了之后那样感动。

第二天早晨，受伤的人清醒过来了，马尔穆特·基德俯身过去，倾听着他那悄悄的细语。

“你还记得我们在塔纳纳见面的情形吗？如果算到下一次冰消雪化的时候，就是整整四年了。当时，我并不太欢喜她。她好像还漂亮，也有点吸引人。可是后来我就变得老是在想她了。她是我的好老婆，